

女儿楼

丁小琦



I247.1
255

女儿楼

丁小琦



女子学院 0053504

中国图书馆学会
图书馆
管理干部学院

作家出版社

AAAB4/06

021338

女 儿 楼

丁小琦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潮白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6.5 插页：6 字数：112千

1986年6月北京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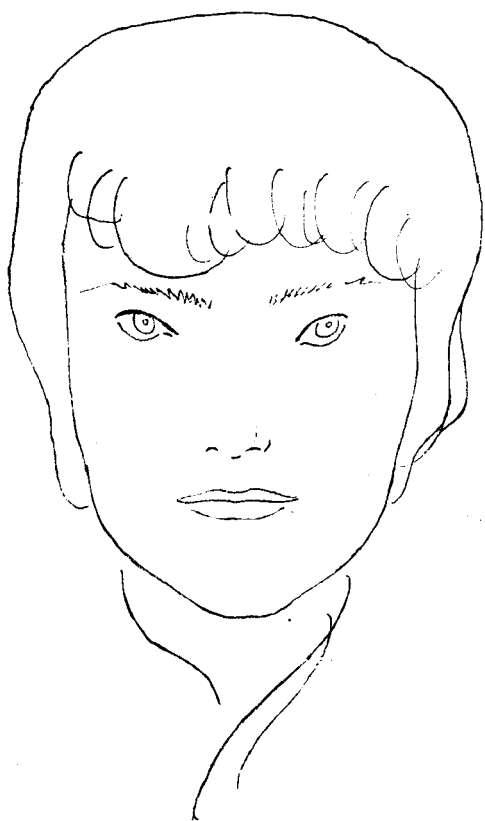
印数：0001—20,000册

统一书号：10248·076 定价：1.45元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锐敏、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

作家出版社



丁小琦漫画像

张庆涛 作

小 传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我生在北方，这使我常常处在对白色和绿色选择的矛盾之中。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一家人都爱我，我也爱他们。我没上过几天学，小学二年级就“文革”了。因为在学校里总受欺负，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干脆就不上学了，反正那时没人管。一九七四年我下乡到辽宁的一个垦荒区种地，那三年的生活很难忘。一九七七年考进海政歌舞团，开始写歌词，后来觉着一些时间空着，就学着写小说，那是一九八〇年。第一篇发表了，后来就断断续续地写下来了。一九八四年我结了婚，爱人是个歌剧演员，我们借住一间九平米的办公室，一直到今天。本人“喜爱生活，喜欢朋友，喜欢想象，喜欢花钱，喜欢管理家务，但寿命不长。”这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计算机科学算命”的结果，很准。

目 录

序.....严文井 1

绿栅栏 4

女儿楼 61

马兰花，马兰花 125

红崖羊 145

傍晚，竹镇下起小雨 173

当雪花飘落的时候 188

序

——四月和老精灵的对话

严文井

孩子，你老在笑。为什么你总是那么兴高采烈，
欢欢喜喜？

我是四月。我要让你那间四壁乌黑，落满煤灰
的书房蒙上一层柔和温馨的光，让那只上了年纪的
炉子里跳跃出幽蓝幽蓝的火星，象复活了的精灵。

可是，你心里有悲苦。

象咖啡，也象咸涩的海水，反正都看不到底
儿。

为什么你要掩饰？

我要守卫着自己的财富。我有一些财富。

但你还是泄露了自己的秘密。在《当雪花飘落的时候》那篇里，有一只好斗的杂毛小公鸡，它胜利了……

可当它迈着多么自信的步伐，昂首挺胸地走向

世界时，看到的却是伙伴留在雪地上的最后一行脚印。

那不就是你吗，多么够意思的一个女性的“小公鸡”！还有竹镇上的那个小姑娘。

那儿老是落着毛毛雨，小姑娘趴在外公背上，使劲分辨那些汗臭味儿和烟油味儿。

还有，《女儿楼》上的那个老是得不到休息的女性也是你。

她太累，累得连呻吟一声的力量都没有了。

还有《红崖羊》中的那只母羊，它明明是个姑娘。

那母羊有两只弯月般的红角。那个公羊死去以后，母羊打算一辈子就站立在那崖头……

多么痴情！是什么东西让你产生了这些刁钻古怪和多愁善感的毛病呢？

幼年时候那段孤苦零丁的岁月，后来又是北方原野上的寒风，那些槐花，还有音乐，特别是那个柴可夫斯基。

还有牛屎和麻雀。你说过：用牛屎烤焦了的玉米粒能招来不少麻雀。

我的作品能撩拨你的感情么？伯伯。

怎么说呢？《傍晚，竹镇下起小雨》是能打动人的。这些年来，我时时进行自我谴责。我不怕做得太过分。只是我不能代别的老头儿们来讲他们的故事。

我聪明么？

你会淘气。圣诞节那天晚上，你们拿我要猴。我早已不做礼拜了，你却让我扮演“圣诞老人”，什么大红袄，大红帽……

你不高兴么？从头到脚，你就象一个鲜红的婴儿。

象个二踢脚。那把大白胡子使我非常憋气，差一点儿我就要打喷嚏。对你的任性，我真是无能为力。

我漂亮吗？

说实话吗？你不漂亮，但你很动人。你喜欢音乐，有乐感。乐感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就是美感，有了它，就能创造出动人的美。漂亮不一定能动人。“美”比“漂亮”要整整高一个格儿。你应该问，我美吗？

一九八六年元月十三日

绿 栅 栏

初夏黄昏仍不肯示弱的阳光，固执地从外面射来，将窗棂的影子重重地涂在地板上、桌子上和余冀鲁放在玻璃板的手臂上。

传说变成了现实，机关就要精简了。

余冀鲁没有参与到办公室里强打着精神互相取笑、自我解嘲的行列之中。说那些没用的干啥？你们中间哪个真地能去深山隐居？去西藏淘金？去鸿宾楼当店小二？算了！还是拎上包，在路上排队买点菜回家，先看看老婆的表情，再看看她今天是给你吃咸菜疙瘩还是红烧肉再说吧。不知为什么，余冀鲁有些幸灾乐祸地想。

窗外那缕最强的光终于挪过粗粗的窗棂，迅速地、毫无顾忌地宣泄在余冀鲁的双手上，顿时那双手宛如被蒙上一层橙黄色的轻纱，显得更加细腻而

修长，连手背上的脉管都清晰可见。每只手指下截的汗毛梳理过般的温顺而庸懒地倒向一边。这是一双主人多么精心保护和溺爱的手！余冀鲁不知何时从谁那里学到这样一种观点：一个人的手代表着他的血统和气质。它们老了！余冀鲁第一次不是为它们得意地感叹起来。啊，以前这手曾是什么样子？那手掌又黑又宽，手背青筋暴跳，指甲缝里镶着黑边，洗都洗不掉的时候，那指头上长满了小毛刺，让他用牙齿撕得一道道小红印，一到冬天就贴满了胶布的日子；那指甲只要三天不剪就要劈裂的年月，啊，他那年轻的、血气方刚的时代再也没有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到新兵连训练他们这个排的是个侦察连的老兵。因为他前排的门牙是一个半，那半个被侧边的一颗虎牙挤到后面去了，所以新兵们背地里都叫他“半拉牙”。就是他把余冀鲁和同班同学“卷毛”曲宁宁从新兵连领走，带到了侦察连。他成了他们的班长。

班长是从河北山里来的。据他自己讲，他老家离京城远不过一百来里。可他却从来未去过，连电匣子他都是到部队后才在连部里见到的。他最喜欢余冀鲁那只“红灯”牌的半导体。余冀鲁要是开两个钟头，他就能托着下巴，瞪着眼睛听两个钟头，绝对不管里面播的是什么节目。这不得不使曲宁宁怀疑“俺老家离京城远不过一百来里”的准确性了。

“半拉牙”班长虽识字不多，但故事却多得不得了，全是他家那块儿沟里坎外、斜门歪道的事。他一口咬定世上有鬼，人死了有魂。余冀鲁说他迷信，他摇摇脑袋，撇撇嘴，说余冀鲁见识太短。不管余冀鲁怎样向他宣传科学，他却总说那是亲眼所见，决不能说是假的。

“俺十四岁初冬的那天早晨，爹喊俺去挑水，天还没大亮，真冷啊。俺在光板棉袄外系了根麻绳，可还是上牙打下牙。俺就这么缩着脖子担着水桶往前走，还没到井沿就看到前面晃晃悠悠地走着一个人，穿得精薄。俺琢磨，是谁这么抗冻哇，俺吆喝了一声，那人转过脸来，妈呀！俺立时出了一身的汗，魂都吓飞了，这不是玉玉吗？”

“玉玉是谁？”余冀鲁不由也跟着倒吸了一口冷气。

“玉玉是俺表叔家的二丫头，可她半拉月前就死了。”

“什么？！”

“是死了，上吊死的。收尸时俺妈还让俺送白馒头去到她家了呢！”

“她为什么死的？”

“玉玉表姐和村东头的大明闹自由，她爸爸不同意。大明的爷爷是破落地主。可谁想冬天还没到，她就在柴禾垛后生下了个孩子，还是个男孩呢。幸好让她回娘家的姐姐看到，不然两条命都没了。玉

玉当时已昏迷不省，多冷的天哪。农村出了这事还得了，她妈嚎，她爸跳，她哥哥连屋都不让她进，还要带人去抓大明。当晚玉玉表姐就吊死在她家院里那棵不高的小槐树上了。”

“班长，那你可真没看错，前边的女人是你表姐？”

“嗯。”班长异常严肃地点了一下头。“玉玉表姐，从小她就喜欢俺，总带俺上山去采酸枣，然后到那边大道上去等过路的城里人来买。俺还用半篮酸枣给俺爸换过半包‘白猫’牌烟卷呢。”

“哎，班长，别扯远了，你和玉玉讲话了吗？”

“没有，当时俺魂都吓飞了，想回去叫人，又怕把她吓跑了，想上前拽住她，又怕她把俺也带走，只好那么五尺左右地跟着她。俺还壮着胆喊她一声表姐呢。”

“她……”

“她没应，不过她倒是回头冲俺笑了一下。唉，真可惜，一阵大雾下来，她就没影了，跟雾进了俺们村口那鬼山。怎么样，相信了吗？”

“不信。……哎，班长，你说她来干嘛？”

“看她儿子呗。她妈给养着呢，如今十岁了，上了二天半学就退了。老师学生都不把他当人看。”

尽管冀鲁总好和班长争唇斗嘴的，可他还是愿意和班长在一起。他还没发现有谁的嘴巴能象班长那豁着半个牙的嘴巴里藏着那么多故事，有那么大

的魅力。自从他到了班里后，班长连家信都让他写，偏废了原来的顾勇——“顾疙瘩”。因为顾勇长了一脸红里透紫的痤疮，又好照着镜子挤那些脓包，大伙就送给了他这么个绰号。“顾疙瘩”和班长是同年的老兵，支农劳动中又受过伤，所以他在班里架子比班长摆得还大，新兵们对他总是又气又怕。不过曲宁宁倒是和他打得火热。

余冀鲁愿意学班长，跟班长。班长象个老大哥，也象个老大姐，和他在一起你真是什心也不用操。冬天行军野营，余冀鲁一到宿营地就睡着了，是班长为他烫脚、挑泡，让他第二天大早一起，脚底板就光溜溜的。夏天就更甭说了，他那张皮招蚊虫，支农劳动时最高纪录身上的疤达到一百零八个，痒得他抓心挠肝。班长发现后，大中午的不休息上山给他采来艾草。晚上一下工就借了一口老乡家熬猪食的大锅，刷干净后为他煮了一大锅艾草水。锅是用三块大青石结结实实架在村后河塘的那个黄土坎下，水还烫烫的，班长就让他把衣服脱了进大锅。他烫得吱哇乱叫往外跳，班长却好玩似地哈哈笑着把他往里按。“烫死我了！”他喊着，扑腾了班长一脸一身的水。“皮熟了才好，以后不会有蚊虫再咬你了！”班长拿着木柄的大猪食勺子，一勺勺地把水从他的头上往下浇。

也许真的班长对他太好了，好得过了头，也许是“顾疙瘩”在背地里挑拨是非，“卷毛”曲宁宁不光

对余冀鲁时不时也阴阳怪气起来，而且好象什么事都在和他拧着劲干。星期天大家都愿意下个棋什么的，他一准在窗下的板凳上学“毛著”。还常常乘同志们早晨没起床时就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所以顾勇递话给余冀鲁说，“和班长贴那么紧有什么用，人家连长器重的是小曲，那才是干部苗子呢。”

有一天晚上，曲宁宁私下把余冀鲁叫到一边，说：“冀鲁，不知是谁偷了我的电池。”

“……”

“真的，你看我刚刚换上电池的电筒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因为连队十天有五天没电，所以全连几乎每人都有一只手电。余冀鲁知道曲宁宁是上午一起和他买的电池。

“谁？！”

“我说了你不会相信。是班长。”

“你瞎说，凭什么？”

“感觉。他见到我不自然。”

余冀鲁夺下曲宁宁手中的电筒，果真，那小小的光点已宛如一只小小的萤火虫了。余冀鲁知道，班长是从来不买电池的，但班长的床下却有一纸箱的各种型号的残电池。班里人用过扔掉的，班长全都往回检。班长的手电从来没亮过，可也从来未熄过火，有时小得会和豆粒差不多，但只要它不完全熄掉，班长就不会把它换下来。有一次余冀鲁特意

多买了一副电池送给班长，可班长却又塞给他，说他不喜欢新电池，怪刺眼的，说着他还将余冀鲁换下的残电池换进自己的手电。

现在他偷了曲宁宁的电池怎么就不嫌刺眼？躺在床上累了一天的冀鲁如何也睡不着，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在床上狠狠地翻了个身，大床板发出一声很不情愿的呻吟。“冀鲁，怎么了？”班长探起身子关心地问。他没理，又狠狠地将被子甩在头上。

一个星期过去了，余冀鲁一直是用这种态度对待班长，甚至连句话都不同他说。班长倒总是小心翼翼地看着他的眼色行事。乡下人的劣根性，穷得没志气。这几天最活跃的就是顾勇了。那天工休时，顾疙瘩突然嚷道：“班长，讲个故事吧！”

“讲啥。”班长没好气地吐了一口老旱烟。

“就讲讲你要那么多破电池干啥？”顾勇这家伙话里有话，显然是带有启发性的。

看着曲宁宁那副幸灾乐祸的样子，余冀鲁这时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好象偷东西的是他自己，而不是班长。没想到这时班长居然还能那么冷静地笑笑，扫了大家一眼，但他唯独没看余冀鲁。

“好吧，”班长在一块青石上捻灭了手上的烟，头没抬就讲了起来。“俺们家那个村子穷呀，穷得孩子们长到七八岁了还没有裤子穿。俺们村西南方向有一座山，很大，很高，就是光秃秃的，除了山枣